

文獻考釋

何盛斯〈莊周夢蝶賦〉考釋

張莉涓¹

【作者】

何盛斯，字蓉生，四川中江人。生年不詳，卒於清道光 30 年（1850）。道光 8 年（1828）順天鄉試舉人。春闈不利，南歸主持成都芙蓉書院講席。後遨遊南北，卒於京都。與綿竹李德揚交厚。工詩文，著有《柳汁吟舫詩草》14 卷，《柳汁吟舫賦草》1 卷，《柳汁吟舫外集》1 卷，咸豐元年（1851）敘樂園匯刊，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621²。

【提要】

「莊周夢蝶」是莊子寓言之中，最富文學想像的一則故事，寓言旨在描寫當人體悟自然之道無分彼此是非之後，可到達「忘我」、「物化」的精神境界。典出《莊子·齊物論》末段：「昔者莊周夢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適志與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？胡蝶之夢為周與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，此之謂『物化』。」

「物化」，指泯滅事物差別，彼我渾然同化的和諧境界。莊周和蝴蝶，一人一物，本來是有差別的，可是現在莊周和蝴蝶卻消解物我界線，融化為一，再也分不清楚彼此了。莊子以汪洋恣肆的生花妙筆，借生活中常見的「作夢」，這種「物化」的瞬間表達來加以解說，且將「栩栩然」的蝴蝶與「蘧蘧然」的莊周刻畫得如見其人，如夢其夢，使人明白夢與覺、莊周與蝴蝶本不必分，也不可分的道理，達到了「物我兩忘」的境界。故事雖然精簡短小，然其滲透了莊子深邃的詩化哲理，成為莊子「詩化哲學」的典型形象代表。

蝴蝶是大自然生態中最為絢爛耀眼的物種，蝴蝶的翩翩飛舞，尤其容易引發人們無邊無際的浪漫想像，這也是充滿詩意的莊子，在「萬物齊一」觀念的催化下，夢醒後化身為優游自在的蝴蝶，而非他物的緣由。

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

²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 12 月。

「莊周夢蝶」故事以其魔幻般的色彩，天馬行空的思想情感與豐富的人生哲學思考，引發歷代文人騷客的共鳴，成爲他們經常吟詠的主題。莊周夢裡的蝴蝶，亦幻化爲中國詩歌遼闊天空中的一隻翩翩蝴蝶，穿越時空，成爲中華文化當中一個內涵豐富、耐人尋味的審美意象。最負盛名者，莫過於李商隱〈錦瑟〉詩：「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託杜鵑。」以此抒懷人生如夢、往事如煙的惆悵與迷惘。由於〈錦瑟〉詩的流傳與經典化，其所運用的「莊周夢蝶」隱喻，亦成爲後世詩文常見題材，例如蘇軾〈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〉之三：「夢蝶猶飛旅枕，粥魚已響枯桐。」陸游〈效蜀煎茶戲作長句〉：「午枕初回夢蝶牀，紅絲小磑破旗槍。」元馬致遠〈夜行船·秋思〉套曲：「百歲光陰一夢蝶，重回首往事堪嗟」等，不勝枚舉。現代詩人甚至也有以「夢蝶」爲名者，例如「周夢蝶」。

本篇原載《柳汁吟舫賦草》，以律體形式，歌咏《莊子·齊物論》「莊周夢蝶」故事，意境奇幻，蘊含豐富的哲理。全賦由四段組成。首段從對天地自然界現象的解釋開始，以精簡語言，鋪陳風、雨、雷、露所帶來的自然變化，並藉由人與萬物的烘托、映照，揭開「莊周夢蝶」故事的序幕。第二段，讚嘆莊子從天地萬物所體驗出來的人與自然合一的奇幻想像，如「會須彌於蚊睫，悟空洞於鵬池」、「指塵埃爲馬」、「謂太虛爲舟」等，這些超然物外的玄想心境，也使得莊子的文學與思想更加靈動新奇。第三段是全文重心，敘寫「莊周化蝶」，頌揚莊子傑出的天才、漫無際涯的想像與浪漫的情懷。夢境中化身爲蝴蝶的莊周，天真爛漫，輕巧靈動，無拘無束，在廣闊的天地間自由往來，感受天地的生命力與昂然精神。末段，是莊子醒後的感悟，並以齊女、望帝、懶婦死後化身的悲愁，與歷經千年武昌石、萋弘草，遺恨猶存，對比自己夢化爲蝶的幸運，在夢覺交疊的物化中，獲得無窮的樂趣，而遺忘人生的是非哀愁。結尾之處，更以問句做結，餘味無窮。

全賦結構短小，層次清晰，節奏鮮明，音韻和諧，語言生動，理趣深婉，顯現變散體摹物爲律體寫意的創作指向。有別於歷朝詩人借「夢蝶」意象抒發悵惘失落的感悟，作者積極闡揚莊子的「物化」天趣，兼得咏物、描景、抒情諸端，哲理與形象渾然一體，耐人再三尋味。

【作品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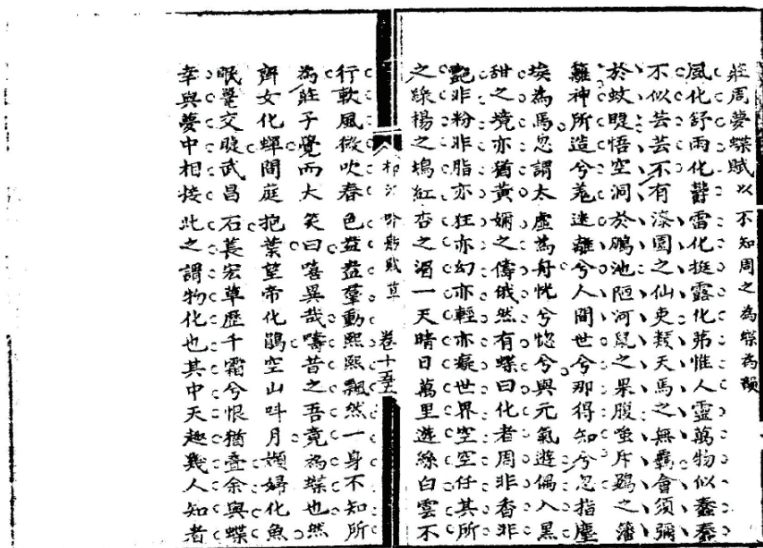
〈莊周夢蝶賦〉（以「不知周之為蝶」為韻）

風化舒，雨化鬱，雷化挺，露化葦¹。惟人靈，萬物似蠢蠢²？不似芸芸³？

不有漆園之仙吏⁴，類天馬⁵之無羈。會須彌⁶於蚊睫⁷，悟空洞⁸於鵬池⁹。陋¹⁰河鼠之果腹¹¹，嗤斥鷃¹²之藩離。神所造兮，羗迷離兮；人間世兮，那得知兮？忽指塵埃¹³為馬，忽謂太虛¹⁴為舟。恍兮惚兮¹⁵，與元氣遊。偶入黑甜¹⁶之境，亦猶黃嬾¹⁷之儔。

俄然有蝶，曰化者周。非香非艷，非粉非脂。亦狂亦幻，亦輕亦癡。世界空空，任其所之。綠楊之塢¹⁸，紅杏之湄¹⁹。一天晴日，萬里游絲²⁰。白雲不行，軟風²¹微吹。春色盎盎²²，羣動熙熙²³。飄然一身，不知所為。

莊子覺²⁴而大笑曰：「嘻，異哉！疇昔之吾，竟為蝶也。然齊女²⁵化蟬，間庭抱葉；望帝²⁶化鶉，空山叫月；嬾婦化魚²⁷，眠鼉²⁸交睫²⁹。武昌石³⁰，萇宏³¹草，歷千霜兮，恨猶疊。余與蝶，幸與夢中相接。此之謂『物化』也，其中天趣³²，幾人知者？」



【考釋】

1. 〔風化舒，雨化鬱，雷化挺，露化葦〕刮風舒展空間爽暢，下雨消除

- 鬱悶氣候，打雷催化花木成長，降露孕育草叢成長。《宋元學案·第十卷·百源學案·聲時《春秋》》：「雨化物之走，風化物之飛，露化物之草，雷化物之木，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。」蒹，草多。《國語·周》：「道蒹不可行也。」注：「草穢塞路為蒹。」
2. 〔蠢蠢〕無思無慮貌。《雲笈七籤》第五六：「蠢蠢陶陶，滔滔樂樂，不知天地大小，不知日月迴轉，可以八百一十年為一大運耳。」
 3. 〔芸芸〕芸芸眾生，此指百姓，世人。芸芸，眾多貌。
 4. 〔漆園之吏〕指莊子。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：「莊子者，蒙人也。名周，周嘗為蒙漆園吏。」
 5. 〔天馬〕神馬，駿馬。天馬行空，無拘無束。
 6. 〔須彌〕梵語 *sumeru* 的譯音。或譯為須彌樓、修迷盧、蘇迷盧等。有「妙高」、「妙光」、「安明」、「善積」諸義。原為古印度神話中的山名，後為佛教所採用，指一個小世界的中心。山頂為帝釋天所居，山腰為四天王所居。四周有七山八海、四大部洲。《釋氏要覽·界趣》：「《長阿含》并《起世因本經》等云：四洲地心，即須彌山。此山有八山遠外，有大鐵圍山，周迴圍繞，并一日月晝夜回轉照四天下。」
 7. 〔蚊睫〕蚊蟲的眼睫毛。比喻極小的處所。《晏子春秋·外篇下十四》：「東海有蟲，巢於蟲睫，再乳再飛，而蟲不為驚。」晉張華〈鷦鷯賦〉：「鷦鷯巢於蚊睫，大鵬彌乎天隅。」
 8. 〔空洞〕謂玄虛精妙。前蜀杜光庭〈嘉州王仆射五符鎮宅詞〉：「凝自然之氣，成空洞之文。」
 9. 〔鵬池〕即《莊子·逍遙遊》中所說的「天池」，指造化天然形成的大池。
 10. 〔陋〕鄙視；輕視。
 11. 〔河鼠果腹〕河鼠，亦作「鼯鼠」、「偃鼠」，即「田鼠」。偃，「鼯」的古字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」郭慶藩集釋：「偃，或作鼯，俗作鼯。」《說文·鼠部》：「鼯，地中行鼠，伯勞所化也。一曰偃鼠。」段玉裁注：「偃之言隱也。」果腹，猶言飽食。
 12. 〔斥鷃藩籬〕斥鷃，亦作「斥鴳」，即鷓鴣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斥鷃

笑之曰：『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』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曰：「斥，小澤也。本亦作『尺』。鷦，鷦雀也。」成玄英疏：「鷦雀，小鳥。」藩籬，比喻界域，境界。

13. 〔塵埃〕飛揚的灰土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」
14. 〔太虛爲舟〕太虛，謂空寂玄奧之境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「是以不過乎崑崙，不遊乎太虛。」《紅樓夢》第一二〇回：「太虛幻境，即是真如福地。」舟，指芥舟，小草般的小船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。」
15. 〔恍兮惚兮〕若有若無，不可辨認。老子《道德經·孔德之容》：「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」
16. 〔黑甜〕：酣睡。宋蘇軾〈發廣州〉詩：「三杯軟飽後，一枕黑甜餘。」自注：「俗謂睡爲『黑甜』。」
17. 〔黃嬾〕書卷的別稱。南朝梁元帝《金樓子·雜記上》：「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，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嬾，此蓋見其美神養性如嬾媪也。」宋林景熙〈次翁秀峰〉詩：「黃嬾秋燈餘舊癖，素侯野服拜新封。」
18. 〔塢〕四面高中間低的地方。
19. 〔湄〕岸邊，水和草相接的地方。
20. 〔游絲〕蟲類所吐的絲，飛揚於空中，稱之。春夏兩季常見。
21. 〔軟風〕和風。
22. 〔盎盎〕洋溢貌、充盈貌。
23. 〔熙熙〕紛雜貌。
24. 〔覺〕睡醒；清醒。
25. 〔齊女〕蟬的異名。晉崔豹《古今注·問答釋義》：「牛亨問曰：『蟬名齊女者何？』答曰：『齊王后忿而死，屍變爲蟬，登庭樹嘒啾而鳴。王悔恨。故世名蟬曰齊女也。』」五代劉兼〈新蟬〉詩：「齊女屏幃失舊容，侍中冠冕有芳蹤。」
26. 〔望帝〕相傳戰國末年杜宇在蜀稱帝，號望帝，爲蜀除水患有功，後

禪位，退隱西山，蜀人思之；時適二月，子規（杜鵑）啼鳴，以為魂化子規，故名之為『杜宇』，為『望帝』。事見晉常璩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。

27. 〔懶婦化魚〕懶婦魚：民間傳說中魚名。一說為鮠魚之別名。南朝梁任昉《述異記》卷上：「在南有懶婦魚。俗云：昔楊氏家婦，為姑所溺而死，化為魚焉。其脂膏可燃燈燭，以之照鳴琴、博弈，則爛然有光；及照紡績，則不復明焉。」《南越記》：「昔有懶婦睡機上，姑怒之，遂走投水，化為奇獸一枚，可得脂三四斛。燃之，照紡績則暗，照歌舞則明。習懶之性不革也。」
28. 〔眠鼃交睫〕典故未詳。鼃，亦作「鰱」，揚子鱷，也稱鼃龍、豬婆龍。爬行動物。體長丈餘。背部與尾部有角質鱗甲。穴居於江河岸邊和湖沼底部。其皮可以制鼓。《詩·大雅·靈台》：「鼃鼓逢逢。」陸璣疏：「『鼃』其皮堅，可以冒鼓也。」〔交睫〕指睡寐。清蒲松齡《聊齋志異·促織》：「自昏達曙，目不交睫。」
29. 〔武昌石〕武昌特產，石材堅緻，宜鑿作碑碣。此處形容其堅固、永存。清樂鈞〈雜興十八首〉：「禽鳥有迴翔，君歸獨無路。夢裏欲尋君，中途失南北。……妾為武昌石，君為漢水波。石爛波不迴，無情當奈何。」
30. 〔萇弘〕亦作「萇宏」。人名。字叔，又稱「萇叔」。周景王、敬王的大臣，劉文公所屬大夫。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，在晉卿內訌中，由於幫助了范氏，晉卿趙鞅為此聲討，萇弘被周人殺死。傳說死後三年，其血化為碧玉。事見《左傳·哀公三年》。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，而忠未必信，故伍員流於江，萇弘死於蜀，藏其血三年，而化為碧。」後亦用以借指屈死者的形象。晉左思〈蜀都賦〉：「碧出萇弘之血，鳥生杜宇之魂。」清潘耒〈金陵詠古〉：「魂歸杜宇春猶泣，碧化萇弘草不生。」
31. 〔天趣〕指「物我合一」所獲的自然情趣。對莊子而言，無物我之分。人物之間，物物之間，天地萬物與精神世界的交流是毫無限制的，故能達到「物我合一」的和諧境界。

【今釋】

刮風舒展空間爽暢，下雨消除鬱悶氣候，打雷催化花木成長，降露孕育草叢勃發。唯有人，是最具靈性的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看似紛雜繁亂、無思無慮，不如芸芸眾生，具有天馬行空的奇思妙想。

有一位漆園仙吏莊周，才氣橫逸，不受拘束，宛若神馬奔馳於太空。其心境寬闊，故能輕易容納須彌之大於極小的蚊睫，相容自在，融通無礙；亦能從造化天然形成的天池，感悟太虛的玄虛精妙。他鄙視河鼠只求飽食，譏笑鸚雀僅局限於狹小的天地裏蹦蹦跳跳，便已感到滿足。大自然的神奇造化，是多麼錯綜複雜，難以看清。人間世事，哪能全盤通透理解？一會兒，指著飛揚的灰土，稱其為馬；一會兒說太虛空寂玄奧之境，有如小草般的「芥舟」一樣渺小。在若有似無，恍惚之中，與宇宙自然之氣同遊。偶然酣睡入夢，好比可以美神養性的黃嬪之輩。

突然間，翩翩上下，飛來一隻蝴蝶，自云是莊周變化而成。既不芳香艷麗，亦不施脂粉妝點打扮。縱情恣意又虛無飄渺，既靈巧又天真。世界是如此寬廣遼闊，任憑他自由往來。或駐足於綠色楊柳的村落，或於紅色杏花的水邊輕盈起舞。若是晴日，總能望見游絲飛揚於萬里空中。白雲暫時靜止下來，和風輕輕吹拂。春色洋溢，行人來往，喧鬧紛雜。整個身體輕捷靈巧，不知要飛向何方。

莊子夢醒之後，大笑說：「嘻，奇怪呀！從前的我，竟然幻化成蝶？然而齊王后死後屍骨變為蟬，於庭院抱葉流淚；古蜀國君望帝魂化為杜鵑鳥，在空山中、月光下悲啼不休；楊氏家婦，為姑所怒，溺水化為魚；需四出覓食的揚子鱷，已經闔眼休息（也許和莊周一樣在睡夢中物化？）。武昌石頭鑿刻的碑碣，與萋宏鮮血化生的碧草，在現實世界中歷經千年歲月的輪轉，堅硬如昔，憂傷如故，人生的憾事依舊重重疊疊存在，未曾稍歇。我與蝴蝶，非常幸運能在現實人生與夢中相遇合變化。這就是所謂的『物化』，這種與天地精神往來所涵攝的自然情趣，有多少人能夠領略呢？」

（本文承蒙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謝鶯興先生協助查檢資料，謹此致謝。）